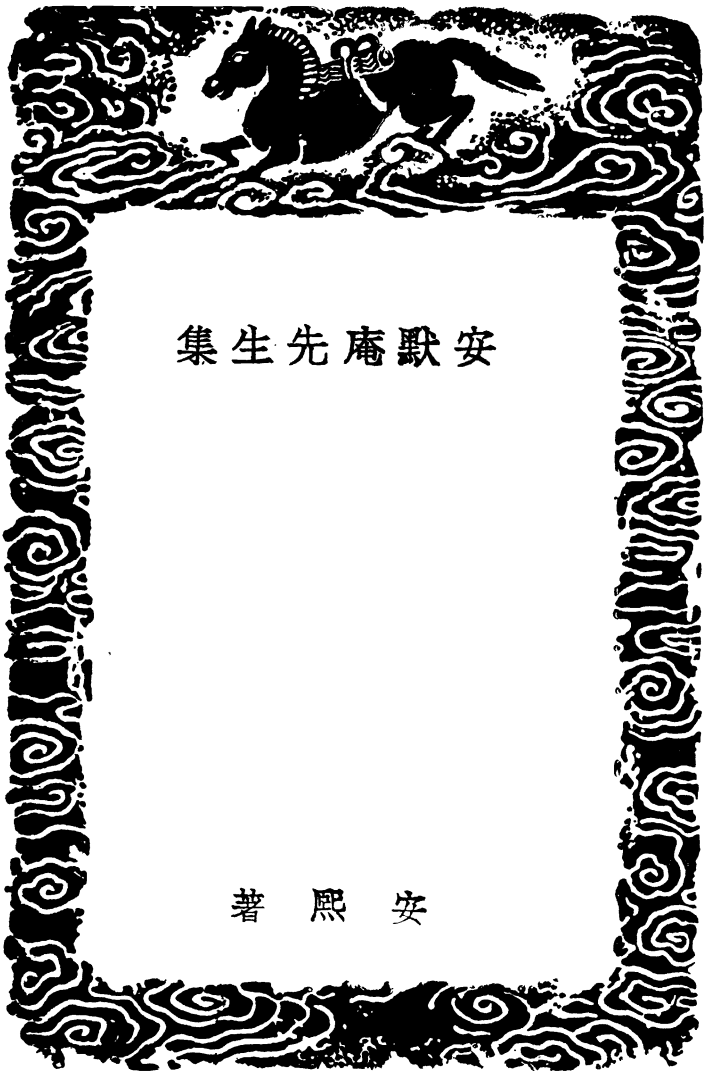
安默庵先生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安默庵先生集

安熙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安默庵先生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若干篇豪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溯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聞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之豪傑有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朱程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蟻蠓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胞屈未立已頹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懍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託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於國朝混

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遂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初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已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懍然有不足之歎。視敬仲之早有譽於當世。甯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皆余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爲序。泰定三年。歲在丙寅。五月九日。奉訓大夫秘書少監蜀郡虞集序。

安默庵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古詩
第二卷
律詩
第三卷
遺文
第四卷
遺文
第五卷
遺文
樂府

昔者先君子之於文也蓋無意爲之故家無存稾先君沒時堅年又幼不知收拾其後門人今翰林應奉蘇君伯修始加輯錄得凡若干篇類爲內集五卷外集五卷然念先君門人散在四方其

文尚多遺闕．它日嗣有所得．當與外集共傳焉．泰定四年十月旦．男廣甯路儒學正堅謹記．

安默庵先生文集第一卷

元　冀城安熙著

古詩

擬古次韻六首

鬱鬱巖下柏。青青水中蒲。巖前有幽人。壯歲常獨居。獨居亦何爲。不羨春華敷。十年掩關臥。用處參苑蕪。美人殊不來。日夕聽軒車。

零零白露下。巖谷悴芳蘭。蘭悴不復辭。誰與念時艱。堅冰行復至。雪深路漫漫。愁絶將奈何。撫几一長歎。

中州有寒士。塊然守空堂。清貧久有信。壯懷殊未央。豈不願馳騁。冒雪凌風霜。振策萬里途。超忽追鵬翔。永念同懷人。渺在天一方。悵望不可見。慷慨發清商。獨處誰晤語。百感摧衷腸。人生信難必。且莫徒悲傷。

採柏空巖下。倚竹荒庭前。人生非金石。君心詎能堅。君心或有渝。賤妾終不疏。天地一瞬息。令古一長途。借問別離苦。君心竟焉如。不見園中樹。日日爭華敷。秋風一夕至。已逐嚴霜枯。歲晚不得去。山空難久居。

崑崙一何高。出此無窮河。遙遙何所往。不啻萬里多。一意在朝東。日夕無停波。遠遊計不早。壯志成蹉蛇。夫君不我顧。鬱鬱將如何。覽物悟物變。端居閱年華。與來展遐眺。緩步空山阿。四顧渺塵世。杉柏紛森羅。吾樂誠何極。憂子獨長嗟。眷焉誰晤語。一笑空煙蘿。

人生有定分所貴能樂天自輕失所守欲進安敢前思君重思君此情誰與宣舉頭見明月顧影徒自憐終當謝塵世洗心聞澗泉

酬王治書仲安

少年不解事妄意欲聞道力小任匪輕今茲半摧倒生平寡師友恨不識君早所期親杖履函丈供洒掃盡出胸中疑爲我細分剖奇章忽見示踧踖警中抱過許君豈然無乃習稱好摳衣或有幸同遊萬物表他年重盍簪會觀太元草

和淵明飲酒

我本山澤癯殊非廊廟英忘意義皇上千載有深情豈無樽中酒持杯向誰傾遙憐崑邱鳳朝陽亦孤鳴願言躡高蹻要不負此生

病臥窮廬時詠靜修仙翁和陶詩以自適輒效其體和詠貧士七篇非敢追述前言聊以遣興云耳

士生三季後倀倀渺何依空餘身後名炯炯留清暉自古有商顏冥鴻快高飛白雲在空谷哀歌歎安歸雖無首陽薇紫芝足療飢九原不可作撫已良可悲

我慚未聞道雅意慕羲軒力學非董生三年不窺園團茅借幽棲士銼寒無煙詩書化鄉鄰甯免朱墨研紫陽繼絕學汗簡多微言雖愚莫自棄感慨追前賢

靜中有眞趣。非絃亦非琴。耿耿方寸間。千年有遺音。手植庭下蘭。奇香愜幽尋。獨處誰晤語。有酒還自斟。
西山蕨薇多。長往夙所欽。塵迹尙淹留。低徊愧初心。
淵明守窮賤。生平慕黔婁。富貴如浮雲。萬變紛相酬。世運自興衰。常恐德未周。羲皇不可見。日暮恨離憂。
乾坤一東籬。百代無與儔。寄語狂馳子。擾擾將焉求。
顓孫遊聖門。尙思祿可干。所以後世士。妄生慕榮官。我生初未貧。傳經易朝餐。妻不解啼飢。兒不知號寒。
水菽非甘旨。吾親亦怡顏。簞瓢存至樂。不須求抱關。
子雲辱天祿。原思樂蒿蓬。貧賤固易居。貴盛誠難工。士生或不偶。高節追兩龔。世道有隆汚。卷舒自不同。
萬古先天圖。消長理誰通。懷人今已矣。歎息將焉從。
披褐守長夜。虛名愧中州。舉杯對明月。顧影念同儔。消中雖有長。四海嗟橫流。不賴固窮節。孰知身世憂。
高歌詠停雲。奈此志莫酬。三復淵明詩。邈哉此前修。

是春久闕膏澤。而連日大風。不見天日。晚登西皋。歸而有作。

風霾連晝夕。登臨望還迷。空餘銜山日。隱隱留淸暉。周粲不卹緯。魯女爭憂葵。曳杖歸去來。且掩荒園扉。

封龍十詠 并序。

是山形勢宛如伏龍欲飛舉狀。故名飛龍。至唐始改今名。龍首峯在山之陽。高二百丈。頂上有立石。望之如龍角。熊耳峯高五百丈。摩雲插漢。峭出羣峯。山之極高峯也。白雲洞在獅子峯後。蓋華峯西。天欲雨則

雲從洞出霽則如歸焉修眞觀在獅子峯下中央平坦泉石甚盛宋政和中賜勅額迄今殿宇猶爲山中之冠中谿書院在龍首峯下宋初李文正公昉於此受業山長張蟠叟等數人相與聚徒常過百人後廢於兵獨存夫子遺像及治平二年左周所撰夫子堂記中統初敬齋李公始爲增葺仍奏旨敦勵學者甚衆西谿廢址在玉石峯東北龍首峰西蝦蟆石下李唐隱士姚敬等棲遁之地宋時有九經張著爲山長聚徒百人咸平之後廢於兵火峰巒明秀泉石清美雲烟奇麗眞羣賢講學進修之所惜其無爲興復之者蒙泉書龕吟臺皆在中谿書院而敬齋置祠其間今已皆蕪廢爲樵牧區矣予以養疴避暑寓於修眞者三月旦望必帥諸生謁拜先聖祠下暇日則杖策登覽攀危履巇以窮全山之勝遂各賦詩一首且爲敍次其略如此用貽諸同志者請偕賦之或可爲山中異時故事云是歲龍集柔兆敦牂神峰墅客敍

龍耳峰

奇峰千仞高突兀倚天表神龍幾何年俛首效蒼蚪我行費攀躋坐睨寒木杪放懷聊極目已覺塵寰小尙恨世累拘未許謝紛擾會有賞心人相期拾瑤草

熊耳峰

窮探不憚遠行登最高峰頓覺天宇近一沈羣山空奇哉此絕境造化天無功神襟一以曠寫我浩蕩胸意遠殊未極更思脫樊籠何當著神鞭駕此慵飛龍翩翩上箕尾再見開鴻濛長嘯暮雲合輕衣振天風

白雲洞

峨峨兩峰間。崔嵬雙闕中。有仙人洞。恍若仇池穴。朝開白雲生。暮掩白雲滅。朝昏有奇變。宛與世人隔。我來攀綠蘿。深尋幽得絕。平生棲遁志。茲焉益超越。未成長往計。復愧固窮節。永懷靜修銘。棲其仰前哲。會當結茅屋。來此寄疎拙。沈思畢舊聞。長歌抱明月。白雲應更深。老眼益清澈。未敢獻吾君。聊爾自怡悅。

修眞道觀

龍山古靈境。連峰鬱蒼蒼。林谷四環合。修眞據其陽。怪石通流泉。洞府餘清涼。傑閣聳奇觀。烟霏恣微茫。眷予平生心。邱壑眞膏肓。今朝定何朝。遂愜棲雲房。晴嵐染衣襟。頓覺塵慮忘。矧爾羸疾拘。快若脫縶韁。月高風露清。空明渺銀潢。蓬萊信非遠。何處求仙鄉。

中谿書院

炎氛絕高岑。悲風振林邱。吟臺一以眺。動我懷古愁。李公英妙年。於焉此藏修。坐令山中民。莘莘洙泗儔。規模未云遠。蕪穢餘巖陬。聖像空復存。荒涼幾經秋。不遇敬齋翁。遺迹誰能求。亦賴明主恩。遂茲聖澤流。今皇復神聖。丕承擬西周。絃歌獨不嗣。巖壑知應羞。懷賢既伊鬱。撫事增綢繆。悠然發孤往。遠思浩難收。

西谿書院廢址

世道有升降。乾坤幾消磨。誰知昔年中。師生此絃歌。我來愛佳名。杖策時經過。深尋得遺經。山經信非訛。龍首東昂藏。玉石西嵯峨。高寒枕天井。俛看無金科。清泉下深池。懸崖據陽坡。浮野衆麓奇。夾岸桑麻多。對此奇絕境。令人憶滄波。誓將塵土蹤。茲焉老漁簑。安得白鹿翁。樂育如菁莪。古人不可作。歎息將如何。

龍首玉石二峯．已見敘中．玉石峯後有螺峯．上有南北二天井．極高峻．望之若天門．前有金榆科嶂山　列峙左右．龍池自古石堂北深谷中流出．經院中而下．蝦蟆石高二丈．圍百步．其下書堂故基宛然．朱文公出知南昌日．訪得白鹿洞書院遺址．復倣禮殿書堂．齋舍數十間．仍奏賜勅額．及御書石經版本九經．因自號白鹿洞主云．

蒙泉

作聖有奇功．誰知在蒙養．宣尼贊周經．妙旨存彖象．千年紫陽翁．人文再宣朗．工夫益精密．爲我重指掌．迂愚抑何幸．久矣絕羣想．果行復育德．服膺未云爽．茲焉得嘉名．悠然愜幽賞．時至一濯纓．無言道心長．

李相讀書龕

巖壑有奇勝．縹緲餘風煙．石室誰所留．尚遺蒼崖巔．慨想龕中人．于今幾何年．遺迹雖未泯．山深月空懸．伊予陋庸姿．復苦塵務牽．此道難坐進．低頭愧前賢．尚幸忝私淑．靜修有新傳．終當謝浮世．于茲訂遺編．

吟臺

步上吟臺荒．極目但平楚．四顧渺無人．持杯欲誰語．心期反招隱．自笑非梁父．抱膝一長歌．商聲振林莽．

敬齋祠

桂樹徒芬芳．祠宇亦荒廢．絃歌無餘響．香火誰復繼．前修日以遠．令人發深喟．舉觴酬飛泉．悲風起橫吹．

高節婦詩　并序

九原高氏女．嫁爲豐州郭叔文妻．年少無子．叔文蚤世．病且死．屬高氏以供養其母．高諾之．叔文既死．即斷髮爲信．居喪三年．其父母憐其少．執義也．將取而嫁之．高聞．即復刺墨自刑其面．以死自誓．今十餘年

矣州上其行禮部令旌表之叔文之友天山元君子文爲予言其行實如此且請詩而敍之嗚呼異哉予讀歐陽子五代史觀其序死節死事及序王凝妻於雜傳之中未嘗不廢書而歎也今觀高氏之行又有以信之夫天理民彝眞不可泯滅而重歎夫士不知學之害流於後世而未已也嗚呼使百世之下聞高氏之風其必有深感於斯者矣

學絕道喪今幾年善俗如灰不復然士知苟祿爲得計偸生忍恥不自憐嗟嗟此婦乃爾賢不本教育由天全信茲秉彝不可泯直與天地相後先太行西北黃雲邊平蕪落日生寒烟高節懍懍誰當傳後人歌我節婦篇

安默庵先生文集第二卷

律詩

次韻書事

野性元孤潔無朋儘自皤業荒閒道淺靜久閱人多靈鳳甯棲枳冥鴻本避羅南遊有高興何處是滄波

夏夜卽事

未遂平生志求田擬種瓜天遊華表鶴升坐子陽蛙世事一場夢俗情三月花與亡天不問閱盡幾年華

次粤屯遂初韻

滄海終成陸靈椿會有秋百年眞夢境八表欲神遊惡木除難盡驚波逝不留年來萬事懶直擬付休休

次韻答王仲安

林宗自憂世宋玉只悲秋病鶴塵中老冥鴻天外遊羨君已超逸愧我尙遲留不爲西風起蓴鱸興未休

病中齋居雜詩次和仲韻五首

深居苦羸疾誰與破愁顏世態浮雲外交情暮雨間襟懷期霽月胸次要全山夢寐神峰久何時恣往還

時事今如此幽居獨慨然心期鐘鼎外身世水雲邊病骨便淸晝高懷惜壯年前修渺何在目斷夕陽天

靜中觀四子掩卷慕朱公所幸斯文在殊非吾道窮衆星元拱北萬水自朝東遠意無人會芳樽與誰同

故人南郡去高隱近隆中雅志希前哲深慚接下風疎狂聊自適衰病欲誰同且莫鯨吞在牀頭酒已空
多病交遊少相看動浹晨賦詩聊遣興觀化足怡神問字有知己過門無俗人伊誰同此樂願許卜東鄰

清明日大雪飲齋中

不憂飢苦互相侵念此愆陽與伏陰飲繫經綸須暢飲斟存變理要平斟舞雩自有春風樂茅屋難忘魏闕心杯酒空持詎能醉商歌聊爾發悲吟

次李樞判容安亭詩韻

問舍求田計未成登臨搔首愧平生聯名丹闕渾無望招隱洪崖久寄聲短笛長歌樵牧事浮雲流水古今情相君欲借容安住擬向南陽約孔明李公別圖有容安亭

李公見和復次答之

少年學道竟何成章句區區已半生不向靜深觀物理卻從搖落聽秋聲過門載酒鄉賢意授室傳經邑宰情從此嘉陽風景別太行山色看增明嘉陽平山邑號

寓館秋日即事

多病筋骸久瘠頑柴荊終晝掩重關詩書詎可資耕讀杖履元非絕往還莫遣浮雲蔽白日儘教秋色對南山平生願學程夫子慚愧春風滿座間

和王尚書獨坐詩韻

棲遲蓬蓽養慵疏虛室焚香靜掩書坐進功夫原自爾心齋意味果何如聖賢名世幾千載皇極經年十萬餘至理悠然與心會悅疑身在先天初

尊兄仲舉父典教石州鄉郡紛紛世累苦相牽撫事悲歌惜壯年卜隱未成長往計傷時空賦遠遊篇林宗雅志伊誰識張翰孤懷亦自賢見說山家風味好幾時同倚暮雲巔

冬日有懷憶故人

病鶴孤鳴在九皐虛名多累恐難逃殘陽入谷隱猶見新月穿雲出未高江上蒓鱸君自適山中泉石我徒勞輿來欲駕扁舟去何處滄波有巨鼇

仲冬初吉歸途即事

霧慘雲愁結暮陰遊方客子正悲吟霜風有恨號平野寒日無光下遠岑滄海齊州半搖落乾坤今昔幾消沈意長世短知誰會一曲商歌萬古心

次韻答友見贈

高山流水趣何深萬古千秋一素琴白石清泉成雅志光風霽月負初心伏龍應羨雲生谷獨鶴不驚鴉滿林無用埜夫宜揣分商家元自有甘霖

奉寄仲章兄

世事悠悠豈易量眼中存沒幾參商詩書有得將誰語菽水無從亦自傷春草池塘想同夢暮雲樓閣渺相望何時樽酒蓬窗底風雨瀟瀟夜對牀

和仲弟生朝

兄弟趨庭雁影翩祇今癡絕尚依然競陰莫廢經綸業愛日當知喜懼年顏樂自憐乖夙志南陔誰解補遺篇幾時得遂求田計晨夕相將理舊編

錢雪溪宮人圖

露冷月華白悠悠方寸心夫君渺何許長望碧雲深

饒陽小山詩卷

胸中有全山華嵩亦自小孤坐對巖姿肝腸倚天表

冬日齋居雜詩五首

憶昔趨庭講誦初慨然不復向迷途只今回首還思省力學工夫尚爾疏

千載傳心百世師周程授受想當時乾坤萬古春風在空向蓬窗事仰思二程初見濂溪夫子時濂溪年三十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

生平不見李延平俛首葦葦亦謾生每誦斯言多感慨區區辛苦竟何成平生不見李延平可謂虛生此朱夫子語也

擁鑪摳衣志未酧哲人已矣更何求微言尚省蒙私淑願得終身事遠遊予取靜修先生詩語以遠遊名齋

聖門道大若天然小智區區見自偏謾抱遺編時自惜光陰去矣又中年

中秋不見月

蕭颯西風起暮愁無端陰翳掩晴秋何當放出中天月重照河山十二州

故縣道中

塵事年來亦屢更此身與世淡無情弊裘羸馬嘉陽道只有雲山管送迎

文山隱居詩卷

西山緣底淡無姿便擬從君問所知告我雲煙最佳處眼中連棟有深期

子温賢友臨別求言不容以病廢辭勉書二詩爲贈後篇兼簡王君儀伯一笑

平生蹤迹嘆孤危尚友千年謾所思才氣如君更知己可能分手易前期

（儀伯詩有是句故及）

誰遣林宗解隱憂更堪搖落對清秋憑君寄問觀光客底事哦詩擬四愁

和杜才卿韻

病軀疎散愧非才只辨求田問舍來說似幽花應解語爲誰零落爲誰開

壽李翁八十詩三首并序

翁名椿字壽卿本維陽故家國初北渡客雲朔間轉徙至眞定藁城之西管鎮始以陶爲業器不苦窳有約必信遠近化之中年以後買田力穡不二十年爲里巨族資質直不喜矯好施予不飲酒今年八十步履輕健耳目聰明食肉躍馬如平日不少衰翁媼相樂孫曾滿前其必有以得之矣茲鎮實先玉峰君舊

隱。比歲冬。以余羸疾來居。且幸以詩書教其鄉人子弟。翁請余處其別館。而使其孫輿宗服几杖之役。歲久而翁不余厭也。翁長家君一歲。故余以父執事之。其子居實將以閏月吉日。合鄉里族姻。置酒張樂以爲翁壽。義不可無語。謾賦近體以侑壽觴。時大德十年歲在丙午。默庵安某書。

洛疇五福古難幷。四福還因好德生。開秩九齡從此始。更期壽域看昇平。

餘慶縣知積德深。昭昭神理古猶今。寄言戲綵賢孫子。食息無忘愛日心。

近親自合存忠養。涉世高年亦我師。昔日行窩還有幾。並留陳迹記它時。

杏花始開。連日大風。不獲一賞。晨起攜笻往覩之。歸而小酌。得三絕句。

生紅和露滴胭脂。又到芳春寂寞時。便擬提壺花下醉。卻愁羞殺背陰時。

白白紅紅春意深。惡風吹折五更心。化工自與時消息。莫負清吟酒滿斟。

杖藜吟遶去還來。收拾春光入酒盃。自是風花要題品。等閒蜂蝶莫相猜。

友人西城探梅、折一枝來贈、求詩、爲賦二首。

愁烟苦霧鎖春光。誰遣邊城有豔陽。珍重故人相贈意。可無佳句爲平章。

俗草凡花久亂眞。小窗驚見一枝春。憑君欲問調羹信。只恐幽香不認君。

別賦一首

鐵石心腸冰玉姿。此生惟許歲寒知。與來欲草梅花賦。不解能書婉媚詞。

安默庵先生文集第三卷

遺文

齋居對問

或有問於余者曰。子之爲學。其亦有以異於人乎。何其踽踽涼涼。獨立而無徒也。余應之曰。余自趨庭日。以誦讀六經。與夫孔孟之遺書爲事。幸而私淑於師友而與有聞焉。乃知用力於周程夫子。以及朱子之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之書。亦將以求夫千載不傳之傳者。以治吾心而修吾身焉而已矣。又何暇他求爲哉。或曰。然則子之所學。其世之所謂道學者耶。余曰。固然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傳在聖賢。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繼天立極。堯舜禹之所以更相授受。成湯文武皐陶伊傅之所以爲君爲臣。皆此道也。吾夫子既不得君師之位以行之。獨以列聖之所以相傳者筆之於書。將以傳之萬世。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其傳泯矣。自是以來。千餘載之間。士子溺於記誦訓詁詞章之習。以希名射利。不復知有聖人之學。而又有異端之邪說以間之。不有眞儒者出。孰能有以明斯道於既晦。而振百代之沈迷乎。是以濂溪夫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而著書。二程夫子見而知之。擴而大之。然後斯道復明於當世。至朱夫子。則其所以用力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者。而得乎所謂天下之大本。與夫古昔聖賢相傳之心。是以有以集周程三夫子之大成而折衷之。而道以大明。既又以爲道之所以不明。由說經者之不足以得聖

賢之意。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作爲傳註以著明之。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所以妙得古人本旨於數千載之上。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其關乎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可謂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語學者入道之序。則又使之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論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代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此朱夫子之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後世。獨以世衰道微。知德者鮮。俗生鄙儒。膠於見聞。安於陋習。是以不能有以與於此。而目之爲邪說者也。或曰。子之說誠美矣。然世之名卿有自以文章爲得計。而謂不害兼通乎道學者。又有自以爲眞得聖賢之意。而謂朱子解經。流於詖淫邪遁異端之說。惑世誤民。而不自知。著爲成書以辨之者。是皆學者靡然向之。此又何耶。余曰。皆非也。爲前之說者。其害淺而小。爲後之說者。其害深而大。彼自以文章爲得計。而謂不害兼通乎道學者。其意但出於恐知道者之議己也。而爲是說以文之耳。其自以爲眞得聖賢之意。而輕視前賢。妄肆詆排。庸俗鄙陋。淺薄不經。而高談大論。旁若無人。藉是以濟其私。而爲欺世取名之計。學者方以謏聞淺識。未知所向。乃併與其心術而壞之。則其爲害豈淺淺哉。此予之所以日夕深懼而莫知所以救之者。而子尙以是而爲疑耶。或曰。國朝自中統以來。大儒先生以此道相繼而爲天下倡。或達而在上。以致君而行之。或窮而在下。以推明前聖後賢之意。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砥柱屹然。壁立萬仞者。今

子以渺然之身而區區焉以是爲學其不起謗議而害身也幾希矣子其亦以是而思之乎余曰不然夫道固不以窮達而有加損而人亦不以窮達賢愚而有異也是其所以親承其心授精微之旨而羽翼斯文者其傳固有在矣但人之爲學則皆當以是爲的而求之庶無差失而可以造夫道之極致是又安得顧世俗之譏議畏迂儒之曲說屈己徇物顚倒迷惑而昧於所從哉或曰彼之所疑蓋必眞有以見其失而後爲之辨也且子旣不之許曷不揚言於衆以明曉之乎余曰彼之爲學我知之矣蓋嘗得其書而讀之見其於朱子之說多有不得其旨意而妄疑之者甚或不能知其句讀語脈之所在於其平生爲學始終之致及其所論著或未之見故其以論掣肘矛盾支離淺迫殊不近聖賢氣象以此推之則朱子之語脈旨意尙不能知又安能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哉原其本意蓋欲藉是以取名而率然立論曾不知其爲害之甚也使其年益高而於天下之理玩之益熟一旦幡然盡棄其學而學焉則吾知其必當憤然悔其前日之爲而火之矣況君子之學亦反經而已矣固不當屑屑然輕與之角勝負於一日之間也至於甚不得已而不能不辨焉則亦有所不得而辭者矣或者唯唯而退時余方欲爲之剖其疑而折其辨以發明朱夫子所傳之微意因悉次其語以自警云至元甲午臘月丁亥書於遠遊齋

記齋名

予少與白雪烏君叔備友講論從容無日不相從也歲丁亥叔備始從容城劉先生受學凡所授精微之言某亦得與聞其一二由是始慨然有志於正學而不迷於所向者皆自先生之語發之也自此益相親

厚。每一來。所聞必益超絕。蓋欲相率同門以卒此業者。於今七年矣。不幸未能得遂。叔備南去。煢煢獨立。頹惰無成。而先生亦既謝世。今則已矣。勉力大業之志。卒不能有以少遂矣。然先生之言。拳拳服膺。未嘗敢墜。暇日讀先生遺詩。則又往往皆是語也。先生之誨我亦諄諄矣。某雖至愚。敢不加勉。遂摭取先生詩語。以遠遊書於齋之楣間。坐對觀省。庶不忘先生之訓。且以爲鞭繩之助云。至元癸巳秋分日。

石州廟學記

石州新修廟學成。從兄仲舉父實爲郡文學。還書語某曰。吾州居幷之西南。夙稱名郡。然其廟學荒蕪不治。則有年矣。粤大德辛卯。知州事酈侯某。始慨然謂其僚屬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見於詔旨尚矣。今而墜廢若是。其何以仰稱國家尊嚴命祀之意。而移吾民之觀聽哉。此長民者之責也。卽以其年。度材致用。悉撤其故而一新之。上下競勸。不日告成。殿堂齋廡。牆不嚴備。象設位序。應圖合禮。獨大門未立。適以癸卯地震之變而止。後三年丙午。今監州按單公始下車。以故事謁於堂下。顧瞻俯仰。惜酈侯之功止於如此。爲之太息。卽有志焉。首選邑之秀民子弟充州學生。仍撥係官閒田若干畝。以供養士之費。賓禮師儒。暇日躬率僚吏。聽其講授。絃誦洋洋。聞者聳動。而又以餘力建大門。具祭器。以終酈侯之事。而某適於此時。猥承人乏。掌其學事。今亦將終更以去矣。邦之父老。僉謂廟學之成。其難如此。而邦君宏文興化。以惠教我民之意又如此。豈可使使我之人無傳焉。合謂懇予。願著石章。今其材已具。子其以我故。勉爲鄉人記之。且因有以開示其子弟之願學者。則尤幸也。某竊惟古先聖王繼天立極。建學

立師。以教天下後世。使皆有以明夫三綱五常之道。而不失乎民生日用彝倫之常。而其爲教。則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修其孝弟忠信以立其本。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與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誠意正心。由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其說具於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七篇之書。此二帝三王作爲君師。躬行心得之教。吾夫子顏曾思與之傳。而近世大儒周程朱子之所推明者也。國家稽古崇儒。建立學宮。周徧海內。然而此邦獨至於今乃始克應明詔。則以爲有司者。急於簿書期會之爲功。而不能有以祗承累朝德意之美故耳。然則邦民士子被賢君侯之化。其幸爲何如哉。雖然。聖人之言。具在方册。學者誠能從事於古者小學之書。而勵志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則學之本立矣。然後先之大學以立其規模。參之論孟以盡其蘊奥。而後會其極於中庸。於以窮諸經。訂羣史。建立大本。經論大經。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無所爲而不成。無所處而不當。其於窮理修身。齊家治國。及平天下者。眞無以見其難矣。某愚不肖。曷足以與此。顧念先塋所託。獨未克展拜掃修謁之敬。嘗以爲恨。今乃獲因字文。託姓名。以紀吾邦之盛事。茲誠大幸。矧重以仲舉父之命耶。是以忘其固陋。承命不辭。爲之識其本末如此。竊並記所聞。示其諸生。俾勿忽其邦君之教。且又以告夫後之爲師弟子者。使亦皆知所用力焉。鄖侯某郡人。今爲某官。按單公某族人。好賢樂善。本乎天性。由宿衞王府授今職。勤政愛民。多可紀云。又明年丁未陽月既望。龍岡安某記。

與烏叔備書

五月一日、某頓首再拜、叔備畏友執事。從善歸。雖不奉教。就審侍履從容。足慰懷想。但相別踰年。不得以會晤爲深恨耳。前月十九日。聞汎翁先生訃音。卽以一書附驛使持去。必已達。斯文不幸。山頹梁壞。後學無所師仰。痛哉痛哉。恭惟義重心喪。愛慕純至。何以堪處。伏願節哀。俯從禮制。是所深望。某晚學無知。幸蒙私淑。及尊兄誘掖。似覺少進。但一二年來。離羣索居。頗似頹惰。然欲見先生之心。無須臾忘。夢寐之間。如或瞻仰。而先生亦屢辱見問。欲教之意甚厚。所望一拜德容。俾列侍下。得少伸鑽仰之志。此莫大之幸。豈意天喪斯文。而先生沒矣。痛哉痛哉。終身之恨也。而今而後。惟有一意問學。觀賢取友。勉力孳孳。死而後已。庶可上不負先生私淑之教。中不負朋友期望之心。下不負某愚勉力大業之初志也。顧念無以報先生之恩。獨有奔赴几筵。一致薄奠。能觴大慟。以薦此哀誠。庶乎其可已。不審高明何以見教。又意尊兄必往致奠。故且尼其行。引領以俟車從之過。欲借提挈之力耳。早命駕甚幸。所欲言者甚衆。俟相見得以面扣耳。人回故此奉寄。切冀進學自愛。不宣。

二

七月日、某頓首再拜、上啓叔備尊兄侍史。一別七年。豈勝向仰。人來獲聞動靜。聊以爲慰。又聞春間嘗以酒致疾。雖已得愈。然中情猶不能釋然也。卽辰新秋猶熱。恭惟調攝有道。侍履益以康佳矣。然尊兄早親有道。篤志力行。人望所屬。不可不重爲此道保惜也。願兄留意。更加愼節。以迓新祉。以慰朋友期望之意。幸甚幸甚。易說精要。想已就緒。丁亥集已當脫稿。恨不得陪侍左右。側聞高論也。某一來此。行及三載。獨

學無友益以荒惰然隨分讀書小作程課阮心觀理更於應事接物間體驗警省亦略有效但覺悔尤山積日夕增懼耳四書集義精要近因讀朱子文集對校一過尙多有疑誤別紙錄呈前書索寫一部爲無善書者不會寫得幸因書來將某前後錄出納上可疑條款以一言可否之使得有所據依改正納上也疑此書初脫稿先生未使學者校勘故多有此誤雖非大義所關然亦不可不訂正也近因看詩傳亦欲取朱子文集及語錄之言凡涉論詩有與集傳相發明者依精要例寫出以便初學亦似有益然亦未暇寫出也又嘗病讀春秋者只知讀左氏而不讀正經欲節取左氏傳文議論敍事本末始終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註之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各附本句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皆刪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說可取者亦略節取附註其後庶觀春秋者有以考傳而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爲本而達於張程以求聖人之意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其他所欲言者甚衆千里相望渺不可得極思向來承晤之樂復何時而可遂耶伏紙引領不勝馳情因便不惜痛加鞭策至幸至幸此間惟王仲安時相見渠讀四書甚有得處時與之語亦多有警助去歲又得一王儀伯年二十五六曾從董宗道受四書詩書經好學不倦作文字亦可觀歲一至中山時來晤語也

與叔父書

八月二十日從子某頓首再拜上覆叔父座前七月二日白天民來得拜手墨兼就審尊體平復深用欣慰卽日秋涼伏惟尊體起居益以康佳叔母兩兄以下俱無恙此間大人以下俱如昨大人自有書老母

目疾已如此未見癒期但身體粗康健飲食亦不減賴此差自慰耳三月中已爲煦弟娶婦然家事次第猶未整理所居又議遷徙恐直至年終方得定疊也又承秋莫欲東遷至河北此某輩夙昔所望也幸幸眞定今年粟麥頗賤易以居止叔父晚年得守墳墓與大人相聚以教諸子弟姪何樂之有想尊意亦已及此矣又謂某讀書次第當以古人用心處用心則可毋以今日虛名被擾此固某愚平生爲學之本志而不能遂者今承尊諭恨不得拜侍而卒請其目也蓋某自少聞汎翁先生道學之裔即心悅而誠服之慨然有求道之志以謂爲學而不見道眞可謂虛生者豈意某愚立志不勇乃至於此每一念之未嘗不悲恨也何時遂侍究此衷情新舊所作詩文今以錄呈亦可以少見某愚平日之志矣而今而後獨學無友益以爲懼伏望叔父有以見教千萬至幸餘不能悉肅惟斗詩近於白天民處見之或別有甚文字令百六弟錄得寄示亦可六原二弟讀書無伴輟叔父果還眞定時朝夕教育某願任之白天民說三兄四兄各失一子不知爲誰再書批來某房下去年舉一女名宜甯今已能行矣並及之鄂州時有來書二姐及歸甯俱安世臣在理問所中甚平善二兄自有書苑甥自有書不縷縷時向莫寒伏乞順時益加保愛千萬至祝不備某再拜叔父座前

安默庵先生文集第四卷

遺文

趙氏子名字序

方齋趙君爲予言二子守中居中既冠而有室亦既抱子矣而字尚闕焉餘三子則又成童而未名也子盍爲我名而字之予應之曰古之人生子三月而父咳而名之二十成人加冠於首鄉先生醴而字之此禮之正也今成人者已冠而字之固可無疑餘則非所當及也奈何方齋曰老夫末疾侵陵亦既耄矣及今少康且幸時得與吾子相周旋於此焉字而戒之使他日既冠覩其字而惟其義若古之人佩韋弦者而自警焉以不忘父師平昔之誨變而不失其正不亦可乎哉予曰唯唯既字守中以貞居中以庸又取易中庸之言名其三子曰麗中擇中久中而以亨仁恆字之又皆以伯配稱焉蓋字因名而生而取名者又各以類也方齋復請記其說故書以授之大德癸卯閏五月既望默庵書

御史和利公名字序

近世種人居中國者類以華言譯其舊名而稱之且或因名而命字焉是則雖非人道所當先者而亦古人之遺意也監察御史魯古訥丁故行省左丞資善公之嗣子系出奈蠻和利氏用蔭授歷監濬邛西州惻怛愛民剛果清愼與學禮士藹然有聲既終更家居待次益自力問學以求其所未至間從予遊溫恭

自虛刻意清苦吾黨之士鮮能及之於其請字也爲取崧高之詩所謂戎有良翰文武是憲者以良翰易其名且以周書亂爲四輔之語合而字之曰憲輔蓋亦因其舊名而又因名以制字也以公之材而進學不已如此他日德業所就或無愧於古人是則必有非予所能及知者矣大德甲辰冬十有一月甲子日南至

送安從道序

吾安氏受姓始於漢顯於元魏而行於唐宋其望則自涼州武威幷代諸郡而蔓延於天下古禮既亡譜牒職廢無有能明其所自出者則固無由考其族屬之遠近矣然萬殊而一本雖百世之遠其同宗之道必有猶可言者沁陽安從道由歲舉來爲燕南憲府掾以宗盟之故拜吾親於堂下執子弟禮甚勤家君特器愛之吾和仲弟相得尤歡獨予以夙疾侵陵偷安里社不獲款焉適自中山歸覲省而從道還遷河東別且求言故書此以贈從道名好古幼爲儒資通敏奉職廉勤用法平允人咸稱其仁恕云至大庚戌陽月甲子神峯野客安某序

醫學諭諸生文

醫學有源尚矣其設官立教則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

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此其見於經者然也。下及近代。稍復古制。至於我朝。上自京師。以至列郡州縣。各設師弟子員。比於儒學。此蓋別聖之所以惠治元元。澤被四海。於以廣博施濟衆之仁也。某極愚陋猥承人乏。掌教茲邑。而邑長諸賢。舉行教條。其所承流宣化。思濟斯民。而廣皇家好生之政者。可謂無餘蘊矣。漢儒之記禮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先聖之言曰。多聞闕疑。又曰。就有道而正。繼自今以往。凡吾醫之登此堂者。其各務於勤學好問。恪愼其業。兢兢焉慄慄焉。常以主司人命爲重。而不敢有一毫肆然自足之心。有所疑焉。得以幸告於某。而相與質難。以求至當之歸。是乃國家設教興學之意。賢侯惻怛愛民之心。而某之所深望也。可不勉哉。

題劉靜修石鼎聯句圖詩後

玩世如一鼎。姓名誰得聞。仙翁應自笑。知我有鄒訢。此汎翁先生題石鼎聯句圖詩也。蓋朱夫子嘗謂軒轅彌明卽韓公姓名。而於參同契考異後。亦自書空同道士鄒訢。今觀先生所以容城孺子自謂者。其亦若此也與。暇日讀選詩郭璞遊仙第六篇。喟然有感。聊寄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至元癸巳臘月既望。鎭州安某謹識。

遊水簾巖題名

神峯道人以大德癸卯正月戊午晦來遊茲巖。觀浮休石刻。長吟坐嘯於飛泉怪石間。飄然若有得也。同行者曲陽令董侯士良。平江路監稅宋鼎門生王俊民。道人則安某敬仲父也。

愼獨箴

可尊者德。可畏者天。無處不有。無時不然。念慮之發。必有其幾。勿隱其隱。勿微乎微。從事於斯。是愼獨耳。自此精之。萬物並育。毫髮有間。天地弗存。利欲紛拏。厥心則昏。嗚呼戒哉。敬作此箴。書諸座隅。以警其心。

祭靜修劉先生文

維至元三十一平歲次甲午。六月庚辰朔。越四日癸未。後學鎮州安某。謹以茶果清酌之奠。致祭於集賢學士汎翁先生之靈。嗚呼哀哉。山頹梁壞。天不憖遺。生榮死哀。孰不摧慕。嗚呼哀哉。某也晚學無知。幸蒙私淑。黽勉勵志。於茲七年。顧以鈍駑。鞭策罔及。學不加進。頹墮無成。尙企宮牆。洒掃函丈。親承謦欬。大啓愚衷。孰謂難期。不就此志。俾茲凡陋。抱恨終天。嗚呼痛哉。矧惟先生。至誠樂育。憐某之愚。欲收教之。謂我當來。政此閒適。斯言在耳。耿耿如存。今其已矣。將安放矣。先生此恩。何日忘之。茲焉奔赴。奉奠以贊。舉觴以慟。薦此哀哉。嗚呼痛哉。仰止前修。精思力造。親賢取友。進德修業。某雖不肖。敢負初心。伏惟先生。冥鑒臨之。嗚呼痛哉。尙饗。

祭董少仲文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十一月丁未朔。越二十有八日甲戌。晚生安某。謹以清酌之奠。致告於近故大中大夫致仕董公之靈曰。於維明公。氣豪志雄。卓偉儁才。博究旁通。眞人勃起。英賢鼎從。謂公國士。乃達宸聽。會遣相臣。綏撫于東。詔公與往。參贊戎功。自是以還。屢試邦庸。晚持憲節。攬轡觀風。致政來歸。白

首方瞳。世故之大事變之空。消長之極。代謝之窮。有以自得。坦然胸中。優哉游哉。燕處從容。玩物一編。鼓缶待終。堂堂達尊。羣儒所宗。天不慭遺。哲人之凶。嗚呼哀哉。某甫弱冠。拱手趨庭。實始拜公。德粹容清。公不我鄙。誨語丁甯。晚益愛我。期許非輕。謂予可語。撫接彌傾。執手唔言。罄竭平生。謙沖雍穆。展矣老成。每懷瞻仡。若仰辰星。今則已矣。誰復儀型。聞公之訃。怛焉內驚。薦觴寢門。無從涕零。神兮如在。尚鑒衷誠。嗚呼哀哉。尚饗。

建祠堂奉遷祖考文 代恕齋公作。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夏四月乙丑朔。越二十有一日乙酉。嗣孫某敢昭告於顯高祖考修武府君。顯高祖妣某氏夫人。顯曾祖考三府君。顯曾祖妣王氏夫人。顯祖考二府君。顯祖妣宋氏夫人。顯考石峰府君。顯妣賈氏夫人神位前。祠宇新建。主室既成。恭奉尊靈。永奠厥處。考禮經。辨昭穆。以伯祖考大府君。伯祖妣王氏夫人及亡室劉氏。分祔東西兩序。配神從祀。謹告。

神主入祠堂致告文 代恕齋公作。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夏四月乙丑朔。越二十有一日乙酉。嗣孫某謹以時果清酌之奠。敢昭告於祖考之靈曰。嗚呼。我家自金源板蕩以來。失其所安。石峰府君兵後至眞定。實維再造。有家。凡今日之子孫。孰非蒙其修庇者耶。先兄進士府君。早歲馳聲。名卿交薦。將爲世用。不幸中年隕世。而嗣子思誠。亦就天折。次子震就室他氏。某是用大懼。祇奉遺訓。權主祀事。兢兢朝夕。惟恐弗堪。以墜先業。中罹多故。徙近東郭。

以便先墓之洒掃。轉徙區區。靡有定處。恆若汎宅者。亦既累年矣。越大德丁酉。乃營其宅。迄於今茲。僅能構此祠宇。以奠祖考之靈。怠緩不虔。無所逃罪。抑有由也。歲時薦祀。某年雖衰。曰須黽勉以躬執厥事。俟孫壻卜居有定。當議考按禮經。屬之奉祀。而使男熙等相與佐之。所供庶品。稱家有無。亦當別爲區處。俾之可行久遠而無弊。庶子子孫孫。勸忠勸孝。追遠敬宗。以無忘祖考垂裕後昆之意。茲因遷奉神主入就室位。先事以告。伏惟祖考實鑒臨之。謹告。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越翼日庚午。後學安某敢昭告於先聖至聖文宣王。某愚極陋。總角趨庭。私淑諸人。實始聞道。自茲厥後。欽誦遺編。近本朱程。上窺思孟。以求經旨。以探聖心。庶竭駑頑。進德修業。孰云不力。中道而迷。悲歎窮廬。摧頹已甚。雖由病廢。實亦墮偷。內自省循。枯落是懼。茲焉感憤。避俗巖居。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或冀有成。不悖於道。茲涓吉日。載見祠庭。旨酒嘉蘩。式陳明薦。尚靳啓迪。實誘其衷。庶假威靈。不至大戾。謹率諸生。恭修釋菜之禮。用伸虔告。尚饗。

釋菜告李學士祠文

晚生安某謹致告於故翰林學士敬齋先生李公之祠。茲以吉日。恭修釋菜之禮於先聖。惟公中朝耆舊。鄉郡碩儒。博學高文。爲世所仰。載瞻遺像。薦此豆觴。公如有靈。尚克歆享。謹告。

安默庵先生文集第五卷

遺文

石峰府君行狀 代郡齋公作。

君諱滔。字巨源。姓安氏。其先太原離石人。八世爲儒家。曾大父諱玠。官修武校尉。妣某氏。大父諱全廣。以貲雄鄉里。所蓄書幾萬卷。妣王氏。父諱昇。妣宋氏。再世皆不仕。君生於金承安四年九月庚戌。自幼讀書家塾。大父躬爲訓授。年九歲。以經童登第。復習詞賦。貞祐初。河朔震動。金主南徙都汴。衣冠士族。亦皆南渡。設科取士。如平時。獨山西諸州恃險不降。王師至。則藏匿山谷。去則復出。衆庶頗安。以故君不克應其選。歲丁丑。君家避兵石洞。軍士以火逼之。舉族皆死。君僅得出。爲所執。時太師國王。以諸州久拒不下。親往用師。令無男女少長皆殺。違者以軍法論。君既被執。而監軍事石抹陳奴聞獲一儒者。馳使呼之。至則易以敝服。詭其鄉里。令朝夕從之。由是獲免。君自以當此大變。舉族皆沒。幸全性命。遂委身從之。誓不他適。君時年十有九。實貞祐五年也。歲壬辰。從石抹陳奴來山東。至眞定之藁城。陳奴與之田宅。使定居而教其子焉。戊戌。朝廷設科取士。中者復其家終身。君以詞賦高等中其選。於是始以聚徒講學爲業。壬子籍天下戶數。遂占籍眞定而徙居焉。中統二年。參議中書省事張公德輝熟君學行。招延之授館其家。使教其諸孫。至元二年。舉郡博士。遂舉君貳其學事。享年七十有八。至元丙子正月甲戌。以疾卒於所居之正

寢越五日戊寅葬豪城縣安仁鄉新里之西原從遺命也君天資寬裕樂易慈愛忠厚不妄喜怒與物無競治身儉薄不苟受施有貞白之操雖貧困乏絕惡衣疏食或不能給安焉未嘗有戚戚之色與人交重然諾一以誠意無所矯飾與人言開心見誠無纖滯吝意聞人之善稱之如己出人有過則掩焉而未嘗出諸口也平生與人無所怨惡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晚而學易嗜伊川程先生傳讀之未嘗去手其教人嚴以有禮恂恂愷悌得師之道終日娓娓無倦色少明於經學其授讀率皆口誦焉有生徒習舉業者在席下久必辭之曰吾不經場屋汝當別求先進而師之可也其眞實又如此平生未明而起環堵蕭然不以聲利榮達爲事澹若無求於世得喪欣戚鮮能動其心即所居自號以示不忘鄉里隱居教授餘三十年貴人子弟往往出其門者君但訓敕諸子晦迹讀書不求祿仕優游自樂以終其身嘗語諸人曰甯人欺己勿己欺人可也家有一奴一旦亡去諸子欲追之君曰縱使追還彼既負罪必已汗顏又安能朝夕相處乎乃止弗追歲戊午攜長子芝西歸田園盡爲族人所鬻皆不敢隱謂君曰某氏宅某氏田俱君家舊物我實冒鬻願承其罪君當聞之官復其直而取之君以世變擾攘有非人力所能與者彼何罪竟辭不取但修完先壠而還延安府尹牛子益總管袁某少與君同里門因君內弟米脂尹宋某致書勸歸鄉里且益以束帛君不受曰吾既未能即歸且又貧苦無以爲謝安可虛辱其惠答其書而還其幣從軍攻鳳翔時主帥令分殺諸俘虜君所得必多方爲匿而遣之時僵尸蔽野軍士悉解其衣裳服之君雖寒甚不忍也其平生處心制行類如此君既沒府之士大夫皆爲詩

以哀挽。郡教授蔡軒先生吳君特起序之。以爲君之爲人。明而不察。簡而能肅。犯而不校。又謂君隱不達親。貞不絕俗。樂天知命。君子云。初娶同郡李氏。沒於兵間。生一女。適劉氏。再娶磁州賈氏。有賢行。君不治生事。河朔當大變之餘。兵凶相仍。諸子幼弱。生計未立。貧困殊甚。人不能堪。夫人省衣節食。周旋其間。有人所難能者。治家嚴正有法。閨門之內。肅如也。後君三年。年八十有四。卒。子男三人。俱業進士。長芝嘗爲張公德輝所辟。爲山東行中書省掾。前卒。次松。嘗爲將仕郎。次筠。承事郎。同知縣州事。卒於官。孫男九人。長思誠。早卒。次燾。亦進士。次汝止。烈熙熙。汝諧。汝弼。次未名而夭。而汝諧汝弼亦既冠而卒。女五人。長適易縣尹苑大亨之子弼。次適同知眞定諸路軍奧魯總管府事喬岳之子木。次適張氏。次夭。次尚幼。曾孫男七人。康甯昭甯。得甯。寶甯。泰甯。延甯。來甯。天五人。子甯。宜甯。順甯。福甯。喜甯。而得甯順甯皆夭。元孫男一人。慶源。女一人。慶雲。君自祖曾而上。皆葬太原雜石縣北下安村之原。君之父始徙居孟門之義居丁氏莊。因葬其處。君既至眞定。樂其風土而居之。遂命葬焉。然以其葬瘞之制。昭穆之位。有不能如禮者。是以嘗欲更葬。而力有未能。遷延歲久。每一念之。未嘗不愴然也。今乃卜以元貞二年二月庚申。奉君夫人之柩。遷於先兆之北。凡相去二十步。不肖子松竊惟先君以末世之孤裔。奮焉爲起家之始祖。使松輩蒙休被蔭。獲沾祿澤。子孫繁昌者。其潛德隱行不見於世。今已不可得而考其迹矣。不有表焉。以垂於世。大懼不肖。無以顯揚之。謹追述其平生之大略如右。以請於當世立言之君子。伏俟採擇。大德辛丑夏四月己卯。孤松狀。

故承事郎同知縣州事安公墓誌

公諱筠字庭實姓安氏其先太原雄石人考石峰府君滔姚賈氏府君壬辰後徙眞定遂爲眞定人公生於壬辰年九月庚戌既冠從提舉眞定路學校事侍其乘之學受進士業燕南河北提刑按察使馬公某辟爲從事後以御史中丞史公彬薦除河東山西提刑按察司知事轉山北遼東遷河西隴北道按察司經歷秩滿移陝西漢中至元二十八年更按察官名肅政廉訪就充本道經歷改同知縣州事元貞丙申十一月戊子以疾終於成都之寓舍享年六十有五累官承事郎公天資誠孝而意氣豪邁其遇事接物虛懷以應坦然無疑心爲政知大體其於吏事初不經意及案牘滿前條析剖決雖素精於在事者不能及也在憲司幕府近二十年多所贊益如卸史中丞程公思廉參知政事姚公天福皆嘗同事極推重焉其餘所交亦皆一時名卿士夫作詩善唐律自少時落筆輒驚人語意雄健至老不衰又長於近體樂府晚歲聞禮義之學深所敬信取易象懲窒之語以損名其齋其佐河東也先祖墳墓田宅皆在屬邑兵亂以來田宅盡爲他人所有墳墓亦荒廢久不復知其處公訪求故老舊族始得之皆爲增築墓垣刻曾祖而下宗支於石祖考妣墓嘗爲山水所圮復改葬之及諸所占田宅者皆疑懼不安公諭之曰吾豈恃勢力爲此事者耶其他行事亦多類此公凡再娶前夫人李氏來歸二年而卒生一女適易縣尹苑大亨之子弼後夫人孫氏子男三人汝止汝諧汝弼女一人子甯越明年大德改元夏四月孤汝止奉喪歸眞定卜以其月癸卯葬藁城縣安仁鄉新里西原先君墓左伐石以志其歲月謂某當書之某不敢辭並略敍

其平生梗概。刻納壙中。從子某泣血謹志。

樂府

酹江月

登古容城有感、城陰則靜修劉先生故居

天山巨網。儘牢籠多少中原人物。趙際燕陲空老卻千仞巖巖蒼壁。古柏蕭森。高松偃蹇。不管飛冰雪。慕羶羣蟻。問君誰是豪傑。重念禹迹茫茫。狐兔荊棘。感慨悲歌發。累世興亡何足道。等是轟蚊飛滅。湖海襟懷。風雲壯志。莫遣生華髮。中天佳氣。會須重明明月。

二

前日歸途。偶記和仲欲把鋤犁。門人願助之語。甚恨不獲請其詳。而亦獨喜其先得我心之所同也。中夕不寐。率爾成章。寫寄和仲。可爲相見一笑。大德乙巳上元日。神峰野客書。

世途艱阻。正堪悲萬里清秋搖落。況復乾坤還閉。物奚啻切床膚剝。消長盈虛。循環反覆。夜半驚孤鶴。東君著意。惠風先到巖壑。悅親原有清歡。簞瓢食飲。不害貧家樂。多病留侯。空自苦。慚愧長身諸葛。先手躬耕。臥龍岡上。吾家桑梓。在臥龍岡之陽。准備豐年穫。豚蹄社鼓。幾時同醉寥廓。

太常引

和王治書仲安

求田問舍欲婆娑算無地不風波胷次儘嵯峨世間事都能幾多證山臨水望花隨柳獨此未消磨便擬借行窩正霽月光風氣和

石州慢

寄題龍首峰

龍蟠虎踞朝楚暮秦世路艱蹇夕陽淡淡餘暉閶闔九重天遠千秋萬古先天消長圖深何人解識興亡本夜鶴渺翩翩儘平林鴉滿蕭散不須黃鶴遺書不用洪崖相挽蒼狗浮雲平日慣開青眼擬將書劍西山采蕨食薇自應不屬春風管只恐汝山靈怪先生來晚

鵲橋仙

徘徊尊俎徜徉笑語俯仰乾坤今古世間豪傑數元龍想未識聖門風度也非學圃也非懷土靜看落花風雨安排便買釣魚蓑底是滄浪深處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安默庵先生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安熙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瞿秉全）